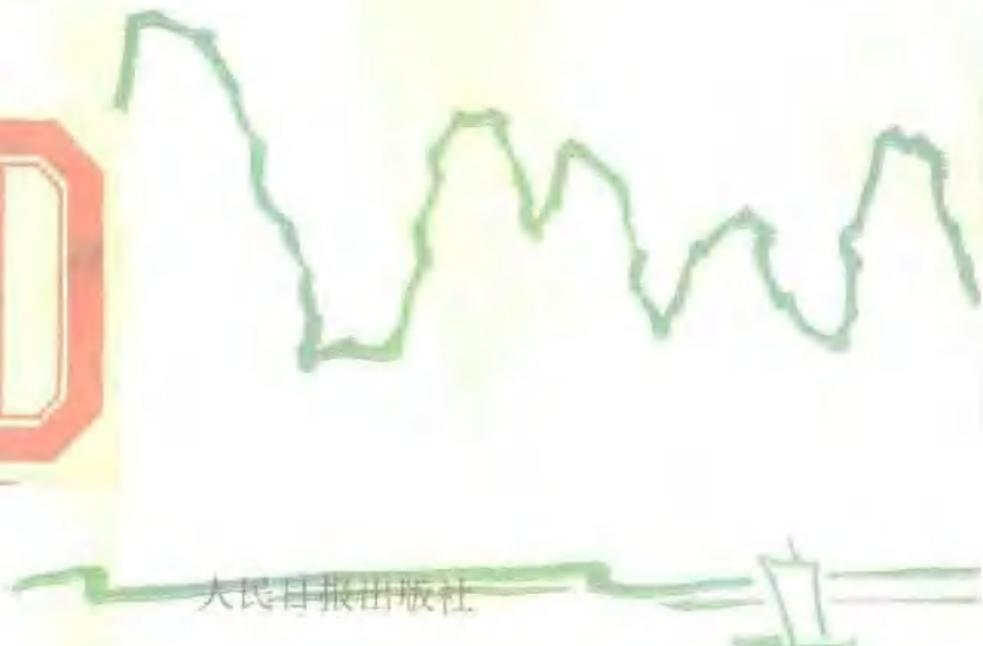


清廉大佛

程关森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75372

清廉大佛

程关森 著



200408193

人民日报出版社

清 廉 大 佛
程 关 森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6开本 印张6.62 字数 100千字
1989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6000
ISBN 7-80002-241-2/I·110 定价：2.00元

自序

我在大森林里度过了1/4世纪，1957—1981。

1957，我拖着沉重的步履走进了大森林，当上了伐木工，放筏工，挑山工，烧炭工。说起来令人发悚：我吃过四斤半米一天，也一天连砍带运过100多根茅竹；我常挑两百斤担子下山，也挑过上千根杉条一日。是大山养育了我陶冶了我，我也用青春和汗水回报了大山。我对大山石水草木的情，对山区普通劳动者的爱，全吹进我的《深山短笛》中。

1981，我用轻捷的步伐走出了大山，走出了人生的低谷。进森林，满头黑发；出森林，发有银丝。时隔20余年，我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熟悉又陌生的报社。青春不再属我，但大山给我的强壮体魄使我能任江西大地任意遨游：在三清山，看到了冲出地壳腾空而立的出山“巨蟒”；在庐山，看到了向上搏击壮志凌云的群体柳杉；在全国最大的德兴铜矿孔雀山上，看到了开屏的“孔雀”；在道教始祖张道陵结庐炼丹的龙虎山下，看到了用闪电炉炼出的堆积如山的

“金丹”。我不满足于在江西这块古老土地上蹒跚，于是从火城来到冰城：蒙古包里喝酥油茶，呼伦湖畔赴全鱼宴；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才懂得什么叫辽阔什么叫自由；到了兴安岭、扎赉诺尔，才懂得什么叫贫穷什么叫富有；飘泊过两天两夜的黄海，方知鄱湖的渺小；来到可以看见苏联国门的满州里，才看清铁丝网上空游弋的是同一朵白云。稍后，我又来到祖国第一大江——长江，看到了大三峡的壮烈，小三峡的俏丽，葛洲坝的气势，峡江水的雄浑；我在昭君浣纱的香溪河，捡过彩石洗过手绢；在屈原祠的衣冠冢，冒雨祭奠过伟大的诗魂；黄鹤楼前，我见到重新飞来的黄鹤；小宁河畔，仍有啼不住的猿声；我曾在神农架寻找神农氏搭架采药的脚印，也在武当山体察过香客进香的虔诚。去年，我又来到祖国之西，到董陵祭祖，去少林取经，洛阳赶花会，延安赏牡丹；我听见骊山兵谏的枪声，也看到始皇的全盛和末日；我窥探过峨眉山蓬发尼姑的内心凄苦，也自谴过和猴子合影的虚荣；我祈祷过顶天立水不受香火的清廉大佛；包公碑前也呼唤过“包拯归来”。这几年，不论在南北东西，我一一数落过支撑中国经济大厦的根根脊梁；夜过油田大庆，日逛百里车城，跃过葛洲高坝，火映十里钢城。在深圳，我曾登上全国最高的国贸大

虔诚膜；在温州，我亲眼看见千万双黝黑的大手
平地举起全国第一座农民城……

这几年，我凭着记协、作协、散文诗学会和
市委参观考察团等多种渠道，到了祖国的南北东西，脚没有停，心永远热。我走一处，记一处，
写一处，但都很仓忙。行如跑马观花，记下的只能
是一鳞半爪。看得粗，思之浅，写不精。但如同画家的写生，摄影家的录像，毕竟记下的是我的
足迹，我的心境，是我自己的东西。我珍惜它。

祖国是多么辽阔，世界是多么神奇。我还有
很多很多地方没有去过。漓江山水，南海椰林，黄
果树瀑布，九寨沟风情，台湾的日月潭，香港的
闹市，……日夜都牵动着我的心。我还有希望去
这些地方吗？我还能在第三本散文集中记下他们
吗？我祈祷：我的愿望能够实现。

作 者

1989年3月12日

目 录

自序	(1)
从火城到冰城	(1)
全国第一大草原	(4)
呼伦湖畔“全鱼宴”	(7)
最大的富有者	(10)
见到了大海	(13)
大雁抒情	(17)
海的断想	(21)
绿城话绿	(26)
少林取经	(29)
洛阳花会	(32)
包公碑前的沉思	(36)
西安三秦	(39)
黄陵祭祖	(43)
延安朝圣	(46)
延安的牡丹花	(50)
骊山兵谏	(53)
清廉大佛	(56)

夜宿尼姑庵	(59)
坐滑竿	(62)
舞台	(66)
和猴子合拍的照片	(71)
夜航葛洲坝	(74)
三峡的呼唤	(78)
雪锁神农架	(81)
百里汽车城	(84)
三峡水	(88)
葛洲坝〔外二章〕	(91)
桔魂	(94)
屈原故里〔二章〕	(97)
香溪河	(99)
放开手脚 建设桔乡	(102)
温州——不眠的城	(105)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108)
天下江山第一楼	(110)
古老扬州万木春	(112)
深圳的曙光	(114)
全国最高的大厦	(118)
深圳抒怀	(120)
汕头的辐射面	(122)
黄金海岸上的明珠	(125)
厦门的榕树	(128)

三明的塔	(131)
登天游峰	(133)
柳杉林记	(137)
婺源散记	(139)
广丰印象	(148)
洪岩探幽	(157)
三清山之魂	(161)
庐山雾	(164)
铺路工	(167)
走出大森林	(173)
鹰城的鹰	(176)
孔雀山	(179)
彩色的蚌壳	(182)
铜之歌	(184)
龙虎山中一日游	(187)
一片浓重的绿荫	(193)
雄石今古篇	(198)

从火城到冰城

为了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中国散文诗学会年会，我们江西几个代表从火城来到冰城。

李耕父子是从全国几大火灾之一的南昌出发的。为了结伴北上，他们舍京广线取京福线来到鹰潭。鹰潭虽无火炉之称，但“红石城”的热度是足可和火城相比试的。因此当我们设家庭便宴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时，虽然有落地电扇斗着吹，还是汗流浃背的呢。

也可能是冰城二字和哈尔滨会冻掉鼻子耳朵的传说对我们所起的威慑作用吧，所以即使是盛夏，我们都加倍地带足了衣服。除了制服、棉毛衫、鞋袜之类外，李耕带了毛衣，我甚至把“御寒圣品”鸭绒背心也捎上了。

鹰潭到哈尔滨全程3258公里，除在京转车时间外，整整运行54小时。杭州、钱塘江、黄河、沈阳均在晚间路过，只有山海关，这个长城起点的天下第一关，是黄昏边到达的。我们下车想仰望它雄踞山海、横锁关汉的雄姿，也因夜色苍茫朦胧

然不可得见了。

车过山海关，就算真正进入北疆了。天气逐渐凉爽，麦扇藏进衣箱，卧铺也换上了金毛的毛毯。多彩的稠密的大地变得单调空旷起来，水稻、花果、瓜棚、豆架不见了，只有纯一的辽阔的绿色——玉米、高粱、马铃薯，并开始出现了骡子和马群。呵，想念已久的松花江流域到了。

来到哈尔滨“创作之家”，等于换了一个季节。在火城，现在已是竹床、竹片、竹垫的世界了，而这里，布沙发、厚棉被，看去仍感协调。经打听，代表已先后到达。艾青、柯蓝、朱子奇、杨子敏都到会了。王首道、冰心发来了贺信和贺电。省委第一书记到会欢迎大家到冰城做客。不仅夏天来，还望冬天来，冬天可以看到冰雕、冰灯、冰花，比夏景还壮观得多哩。

哈尔滨是满语“晒网场”的译音。80年前，这还是松花江渔民晒渔网的地方，现已成比广州还大的年轻美丽的城市了。哈尔滨姑娘穿着讲究，爱涂口红。她们装扮自己的时间太短促了，要紧紧抓住6、7、8三个月不穿臃肿棉衣的季节来打扮自己。城市建设博采各国之长，既有火柴盒，又有圆屋顶、三角形；全国著名的太阳岛，斯大林公园，兆麟公园，肖红故居和由儿童驾驶、值勤的全国唯一的儿童铁路都在这

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凡是年过半百的人，谁不熟悉这催人泪下、激人奋起的《流亡三部曲》呢？在民族蒙难的年月，松花江是由眼泪、鲜血汇成的。现在它成了一条欢笑的江、游人如织的江了。大游艇，气势磅礴，惊涛拍岸；小划子，红男绿女，情意绵绵；太阳岛，彩伞如蝶，蓬帐如菇，歌声萦绕：“……带着露营的蓬帐，我们来到太阳岛上。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上游泳装，猎手们举起了心爱的猎枪……”。有人说，太阳岛出名是郑绪岚唱出名的。我问太阳岛：对吗？太阳岛回答我：不对，如果不是温饱战胜了饥寒，欢乐代替了眼泪，人民能有闲情逸致来游江逛岛吗？太阳岛的歌和松花江的歌一样，不过是歌手们在不同时代唱出了不同的人民心声罢了。

全国第一大草原

蒙古包，点缀在茫茫草原上的蒙古包，对我是那么遥远又那么亲近。当我从遥远的梦中走来，即将进入蒙古包做客时，我真不相信这即将成为事实的现实了。

在巴达拉夫的引导下，大客车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奔驰。一进入这个全国第一大草原，我才知道什么是辽阔，什么叫自由。就是相当于内地一个专区的呼伦贝尔盟，草原面积就有20万平方公里，等于两个浙江、六个瑞典或者两个意大利。全是看不尽的草，望不断的绿。“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的就是这个地方。马是没有缰的，羊是没有圈的，牛是没有绳的，连汽车也不需要公路，可以在千里草原上任意奔驰；不过当你认为开到了尽头时，眼前又是一望无际的绿了。鸟也绝对的自由，有雕，有云雀，有泥燕，有南方如今极少见着的乌鸦和老鹰。它们没有惊弓之虑，没有农药中毒和高压线触电之忧，所以都投奔到这个水草丰美的自由王

国来了。我问巴达拉夫：马无缰牛无绳怎么行呢，它们如果不回来呢？巴达拉夫哗然大笑，然后寓意深长地说：这里到处都是草，都是绿。它们吃饱了，喝足了，还舍得离开大草原吗？

下得车来，好像我们也恢复了自由，全都活跃起来。女诗人奔去采摘草原上的野花，小伙子去追逐扬鬃的烈马，更多的人，包括年近花甲的李耕和稳健持重的唐大同在内，一霎时均成了小孩，情不自禁地手抱膝盖在草地上打起滚来。文学报的小桂不知怎么弄到一件蒙古袍穿在身上，使大家羡慕不已，最后，连65岁的柯蓝也穿起它来照相留念哩。

我们几个，心则系着蒙古包。不进蒙古包，不喝奶油茶，怎算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呢！这个蒙古包是全新的，是新陪嫁的嫁妆，屈身进去坐定一看，既是夏营的帐篷，又是精巧的宫殿。

“墙”用桦枝，“瓦”用柳条，工整细巧，能收能张。正中穿透“屋”顶的是一根铁管烟囱，炊烟均从铁管排出，转圈是三张钢丝活动床，被褥、衣箱均叠得整整齐齐。梳妆台上有圆镜、像框、收音机、收录机，像框里有一张结婚照，男的像一个英武的骑士，女的是一个端庄秀气长得极为好看的妙龄姑娘。

姑娘是海拉尔市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她爱上

了骑士，嫁给了草原。她的嫁妆就是要一个新的蒙古包，以便终身陪伴骑士过游牧生活。她烫发，穿皮鞋，戴手表，刚从牧场挤奶回来，挽起的衣袖上还染有淡淡的奶香哩。

巴达拉夫用蒙语和她对话：“搬来几个月了？”他指的是来此夏营的时间。

她给我们递过奶油茶，我们均一饮而尽：“两个月了。”

“结婚多久了？”

她带着几分羞涩低头轻轻地作答：

“两年了。”

巴达拉夫指着吊在摇篮里的小孩问：“是你的孩子吗？叫什么名字？”

她用汉语回答：“明星。”

“你自己的姓名呢？”

“牡丹。”

啊，牡丹，北疆没有的牡丹，如同收音机、摩托车、彩电一样，也进入古老原始的蒙古包了。突变，呼伦贝尔！突变，全国第一大草原！

呼伦湖畔“全鱼宴”

来到我国最边远的北疆边陲满洲里，看到和苏联相距不到百米的“国门”，已属机缘难得了；现在又来到呼伦湖，喜赴“全鱼宴”，那更属三生有幸呢。

“北国洞庭”呼伦湖，当地人叫达赉湖，湖周800公里，蓄水130亿立方，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呼伦贝尔大草原就因她和贝尔湖而得名，呼伦湖水充盈，盛产鱼虾，鱼肉鲜美，价格低廉，1斤巴掌大的活鲫鱼只要4角钱1斤，当地1斤西瓜可兑换3斤鲫鱼。特别是鱼、水绝无污染，更是难能可贵。到了春节，这里的鲜鱼还要翻越关山，运往北京，成为首都水产珍品和高贵名肴哩。

我在鄱湖长大，对大湖并不感新鲜；但在高高草原上出现大湖，而且是没有污染的大湖，这就生发起我访呼伦湖的兴趣了。我们车离满洲里，再乘车一小时，来到呼伦湖，乘坐“呼伦号”游览湖面，只见碧波浩渺，轻风徐来，水天一色，酷似鄱湖。与鄱湖不同的，是湖边没有农田和

工厂，只有如茵的绿草，吃草的马群，合唱的候鸟，以及相隔数里偶而出现一两个牧民、渔民居住的蒙古包而已。生态完全保持自然风貌，既无工业废水，又无农药垃圾，所以说此湖绝无污染，我是确信无疑了。由于这里地处要塞，夏季清凉，风光秀丽，空气清新，所以很多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过这里。近几年来，日本、苏联、新加坡、西德、瑞典、英国、加拿大和港台同胞也纷至沓来，酷暑消夏，严冬滑冰，既可领略“北国洞庭”的独特风光，又可品尝“全鱼宴”的最佳风味，这是其他任何旅游胜地都无法比拟的呢。

呼伦湖盛产鲤、鲫、鲶、狗、白、红尾和白虾。达赉饭店的3位名厨能用鲜鱼做出50多种名菜，故名“全鱼宴”。其中特别有名的是双龙戏珠、鲤鱼跳龙门、菊花鱼、松鼠鱼、炸三样、鲫鱼汤等等。到了这里，除了吃鱼，还可观鱼，历史上传为佳话的鲤鱼跳龙门就出在呼伦湖和贝尔湖的交界处。每到春季，贝尔湖的母鲤群顺水而下，来到呼伦湖产籽繁衍子孙，夏季返回时被预先设置的闸门所阻，于是聚于一堆，脊鳍浮现，思归心切，回家无门，急不可待，便出现了世上罕见的鲤鱼跳龙门的壮观。

我们因时间紧迫，无缘观赏鲤鱼跳龙门胜